

《唐書釋音》音釋與宋代江西德興方言探微

李 凱
中國傳媒大學

摘要：本文通過與《廣韻》對比，對宋代音義書《唐書釋音》中不同性質的音切進行甄別離析，對其中不同于通語的聲類加以分析，以期對宋代德興方言研究，以及早期贛語、徽語研究提供幫助。我們也把《釋音》中反映出的語音現象與《四聲等子》做出比較，希望能對後者的研究提供旁證。

《新唐書》由北宋宋祁、歐陽修等撰，宋仁宗嘉佑五年（1060）完成。隨後宋人董衡為其注音釋義，著成《唐書釋音》。董氏雖然在其書中大量使用《廣韻》的反切，但並沒有拘泥於此，從自己的實際語音出發新制了許多切語。因此該書可以幫助我們考察宋代的實際語音系統，是很可靠的語音史資料。通過對書中所提供的材料中不同性質的音切進行甄別離析，我們可以考求通語、辨明方音，彌補詩詞用韻研究在聲母方面的不足之處。

董氏宋史無傳，僅在《宋史·藝文志》中有“董衡唐書釋音二十卷”。目前可以看到諸版本的《唐書釋音》中均未收錄作者原序，僅在正文之前有“宋將侍郎前權書學博士董衝進”一語，生平籍貫不詳。經我們考證發現，作者籍貫為饒州德興，以薦辟入仕，官至太學博士。《釋音》成書至遲不會晚於1190年，故書中反映出的是11、12世紀時期的宋代語音。

因為作者的注音中因襲《廣韻》的反切較多，所以我們採用音注類比法進行研究。全書被注音字共有11922個，但除去重文，其實只有3370個字。其中注音跟《廣韻》相同的有2279個（同一詞前後出現時往往使用不同的反切來注音，其中只要有一個與《廣韻》相同的就計入此類），不同的有918個。

考察那些與《廣韻》不同的注音，可以發現聲母中反映出的語音現象眾多。除了來母，其他所有聲母間都互有混切。除了輕重唇分化、非敷奉合并、知照合并、零聲母範圍擴大、匣溪曉混切等現象之外，《釋音》中還有許多與通語演變規則不相符的語音事實，當屬方音現象。

董氏為宋代饒州府德興縣人，德興位於江西省東北部，地處贛、浙、皖三省交

界處，東接浙江省開化縣（今屬吳語處衢片龍衢小片），東南與玉山縣、上饒縣毗鄰（今屬吳語處衢片龍衢小片），南和橫峰縣、弋陽縣相接（今屬贛語鷹弋片），西接樂平市（今屬贛語鷹弋片），北連婺源縣（今屬徽語休黟片）。德興原來屬於贛語區，自從 1988 年出版的《中國語言地圖集》把徽語劃分為一個獨立的方言大區之后，就劃歸了徽語區。

盡管在徽語是否自成一區上學術界還存在不同的意見，但把徽語從官話中分出去目前已是多數學者的意見。查《徽語分布圖》得知，德興屬於徽語祁德片。歷史上，“直至六朝這里應與吳語一樣同屬江東方言區。但由於南、西、西北都受贛語包圍，在贛語強大影響之下，形成一種非吳非贛的方言，即韻母像南吳語而聲母像贛語的徽語來。”^①

即便在今天，徽語的聲母系統也與贛語類似。在整個宋代方言體系并不明確的狀況下，我們并不能斷言在千年之前的宋代，德興是屬於贛語區還是徽語區，但文獻資料中記載的語音現象本身是清晰可考的，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一地區的語音情況。

一 發音部位

1、唇音

在《唐書釋音》中，重唇音幫母出現 35 次，滂母 45 次，並母 77 次，明母 74 次，共 231 次。輕唇音非母出現 79 次，敷母 45 次，奉母 73 次，微母 52 次，共 249 次。唇音共出現 480 次。

其中，重唇音之間，幫滂混切 3 次，幫並混切 3 次，滂並混切 4 次；輕唇音之間，非敷混切 7 次，非奉混切 4 次，敷奉混切 6 次；輕重唇之間，幫非混切 8 次，敷滂混切 4 次，並奉混切 5 次，明微混切 12 次。各聲母之間混切的比例并不高，但該書中的反切大多因襲《廣韻》，所以作者改動的反切即便數量不多，亦屬難能可貴，往往能夠反映出作者心中實際的語音繫統。

首先我們可以肯定的是，明母保持獨立，不與幫滂並發生關係。微母也同樣如此，與非敷奉沒有合用現象。

輕重唇音之間多有混切，但比例比《廣韻》小了很多，顯然作者有意把許多類隔切改換成了音和切。那些與《廣韻》反切下字相同，只是上字不同的切語，更能顯現出這種痕跡。《釋音》中輕重唇混切共 29 次，其中有 25 例的注音都與《廣韻》完全相同，當是因襲之故。作者對反切的改動，透露出了輕重唇已經分化的信息。而明母與微母之間多達 12 次的混切，可能與方音有關。在今天的德興方言中，微母字白讀都有 m 聲母的讀法。

^①侯精一《現代漢語方言概論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2 年，90 頁。

非敷奉之間混切比例較高。尤其是敷母，共出現 45 次，與非母混切 5 次，與奉母混切 2 次，比例高達 1/5。根據該書反切多直接取自《廣韻》的特點，我們大致可以判斷出輕唇音非敷奉已經沒有太大差異。

我們注意到，在《四聲等子》中，同樣有非敷混切的現象：

在遇攝內三重少輕多韻中，麌韻敷母位置上出現的字為“撫”，撫為方武切，非母；臻攝外三輕重俱等韻中，諄韻敷母位置上出現的字為“芬”，芬為府文切，非母；山攝外四輕重俱等韻中，獮韻敷母位置上出現的字為“篇”，篇為方典切，非母；咸攝外八重輕俱等韻重，梵韻非母位置上出現的字為“汎”，汎為孚梵切，敷母。物韻敷母位置上出現的字為“拂”，拂為分勿切，非母。

王力先生在研究朱熹反切時，指出其中有以敷切非，以敷切奉的例子，但並沒有深入討論。董氏音切中恰恰相反，多見以非切敷，鮮見以敷切非。我們可以看到《四聲等子》中反映出的現象與《釋音》相似，多把非母字放在敷母字位置上。

2、喉牙音混切

喉音和牙音由於發音部位靠近，常常互諧互通。《釋音》中反映出的喉牙音關係相當密切，混切例子較多。如：

以匣切溪：詰，奚吉/去吉^①；以溪切匣：壺，苦木/戶吳；匣溪曉混切：詢，許候、胡邁/苦候；以曉切溪：綺，荒故/苦故；屺，虛里/墟里；以影切見：齋，烏猛/古猛；以見切曉：曠，古鑊/虛郭；沅，古穴/呼決；以曉切見：劇，呼外/居衛；以見切匣：鞵，居謁/胡葛；缸，古雙/下江；以匣切見：絙，胡登/古恒；杆，侯吁/古案；以雲切見：穀，友岳/古岳；以見切雲：鄙，俱雨/王矩；以喻切群：俟，育其/渠之；以疑切見：薊，魚計/古詣；估，五故/公戶；以見切疑：唵，古吟/魚金。

從大量的諧聲字可知，上古時期喉牙音關係密切。在《廣韻》中，兩組音是井然有序的。但在《釋音》中，兩組音之間似乎混而不分，這與今天北方話的事實不符，很可能是方音現象。

嚴修鴻《客家話匣母讀同群母的歷史層次》中說：“匣母讀同群母在南方是很廣泛的存古層次，不只吳閩獨有。就典型性而言，閩語為最，客贛吳次之，粵湘的情況據初步了解，也是零星地存在。”^②《釋音》中這種喉牙音相混的現象，可能正與贛方言有關。

^① “/”之前為《唐書釋音》中的音注，之后為該字在《廣韻》中的注音。

^② 嚴修鴻，《客家話匣母讀同群母的歷史層次》，《汕頭大學學報》2004年第1期，41~44頁。

孫宜志也指出，在贛方言中，溪母和群母存在讀為[h]的現象。比如，在永修b類、蓮花類、永興、太和，溪母和群母逢開口洪音時，都讀為[h]。^①

不過我們還可以看到，上面例子中的“缸”在《廣韻》中為下江切，《集韻》胡江切，都在匣母。《中原音韻》音岡。但是《釋音》中“缸”為“古雙切”，與今音相同，宋代已經如此了，並非到了《中原音韻》時代才出現了與今讀相同的讀音。

二 發音方法

1、濁音清化

《廣韻》中的全濁聲母在今天的普通話中都變為清音了，擦音沒有送氣與不送氣的分別，它們的演變較為簡單，都變為相應的清音。塞音與塞擦音的清化規律都是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。在《釋音》中，清化的跡象非常明顯，只是塞音與塞擦音的清化並不符合這個規律。

並母與幫滂混切：以並切幫：狽，薄蓋/博蓋、蹙，婢亦/必益；以幫切並：唄，北邁/薄邁；別、筆列/皮列；以並切滂：踣，部口/匹候、撲，蒲萄/普木；以滂切並：辟，匹亦/房益、驃，匹召/毗召。

另外還有兩例，《廣韻》中沒有此音，但《釋音》中為這同一個詞注音時用了音韻地位不同的切語：胖，〔蒲官〕並、〔普安〕滂/無；旁，〔布浪〕幫、〔部浪〕並/無。這說明了作者心中，全濁清音並母與幫滂無別。

澄母與知徹混切：以澄切知：中，直眾/陟仲；以知切澄：瑑，拄兗/持兗；以澄切徹：緜，直林/丑林、瑒，長章/丑亮。

定母與端、透混切：以端切定：蹬，丁鄧/徒互、闐，党練/堂練；以定切端：□，大計/都計、鞞，田黎/都奚；以透切定：賁，它得/徒得、緜，天黎/杜奚；以定切透：拖，徒我/吐邏、躡，徒合/他合。

群母與見、溪混切：以群切見：捷，其偃/居偃、捷，渠言/居言；以見切群：璩，車營/渠營、檠，居月/其月；以溪切群：璩，丘于/強魚、戮，棄追/渠追。

從母與精、清混切：以精切從：鬢，子宗/藏宗、嘈，則癆/昨勞；以清切從：靚，七正/疾政、瘠，七亦/秦昔；以從切清：鞞，才奏/倉奏；清從混切：灌，徂回、取偃/無。

崇母與莊、初混切：以莊切崇：譔，鄒免/士免、齟，壯所/床呂；以初切崇：儻，楚監/士鹹；崇莊混切：苴，〔鋤駕〕崇、〔側下〕莊/《集韻》側下切。

在以上塞音和塞擦音濁音清化的例子中，平聲送氣 19 次，不送氣 11 次。仄聲

^① 孫宜志，《江西贛方言語音研究》，語文出版社，2008年，125頁。

送氣 19 次，不送氣 17 次，既然不符合北方方言濁音清化的規律，那麼反映出來的應該是方音。

我們知道，古全濁聲母今讀塞音、塞擦音時不論平仄一律讀送氣清音，是贛方言的顯著特點。雖然古全濁塞音聲母清化時是否送氣並不能看出條例，正是《中國語言地圖集》所列舉出的徽語獨立成為一個方言區的理由之一。但徽語中濁音清化的規律與贛語相似，大多都是全濁聲母與次清聲母相混。^①顯然，《釋音》中反映出的情況與此不符。反倒是吳語與閩語，濁音清化的規律不明。

胡松柏等認為，贛東北地區古全濁聲母清化的復雜語音特點，反映了各方言之間的相互影響。“如德興話中部分古全濁聲母字讀不送氣清音，可能是受吳語玉山話的影響。”^②

在宋代的德興方言中，全濁聲母逢塞音、塞擦音時的清化規律並不明確，可能與語言接觸有關，也可能與作者語音系統中的“全清與次清音相混”有關。

2、全清與次清音相混

《釋音》有為數不少的全清與次清聲母混切，不僅僅是非敷合併。幫與滂、莊與初、知與徹、章與昌都有混切，見母與溪母混切的竟有十多例。如：

以幫切滂：膊，補各/匹各、沛，博蓋/普蓋；以徹切知：紬，敕律/竹律；以昌切章：菑，昌裏/諸市；以初切莊：鬚，測華/莊華、簣，楚革/側革；以莊切初：汊，側亞/楚嫁；以溪切見：鄺，苦郭/古晃、嶂，去博/古博；以見切溪：邗，古衡/苦浪、褰，古穎/口迴。

最典型的是下面這些例子：

幫滂並混切：舶，〔傍陌〕並、〔溥陌〕滂、〔布伯〕幫/〔傍陌〕並；

見溪群混切：龜，〔祛尤〕溪、〔渠尤〕群、〔居求〕見/〔居求〕見；

精清心混切：脰，〔子泉〕精、〔苟緣〕心、〔此緣〕清/〔子泉〕精；

端透定混切：菑，〔田聊〕定、〔他苗〕透、〔丁聊〕端/《集韻》田聊切。

這些全清與次清混切全部發生在塞音和塞擦音之間，是送氣與不送氣音之間的混淆，也是方音現象。尤其是在後面幾個聲母相互混切的例子中，作者用同一發音部位的全清、次清、全濁來給同一個字注音。我們當然不能說幫滂並、見溪群、精清心、端透定都已經合併，只能說在作者的方言中，送氣音與不送氣音有可能混淆，加之全濁音清化，所以三者之間可以混並。

在《四聲等子》中，除了非敷相混之外，也還有許多全清聲母與次清聲母混并的例子，如：

^① 胡松柏《贛東北方言調查研究》，江西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，178頁。

^② 同上，184頁。

宕攝內五中，覺韻溪母位置上為“穀”，古岳切，見母；果攝內四中，麻韻精母位置上為“嗟”，千邪切，清母；山攝外四中，山韻端母位置上為“譚”，他單切，透母。薛韻幫母位置上為“擊”，普蔑切，滂母；遇攝內三中，麌韻徹母位置上為“褚”，知呂切，知母；臻攝外三中，臻韻穿母位置上為“瀨”，側洗切，照母。從所列例子我們可以看到，每對塞音和塞擦音都有全清與次清混并的現象，這與《釋音》中反映出來的情況非常一致。

這種送氣與不送氣音混並的現象在今天徽語中可以看到。“就徽州方言的發音而言，其中有一些字，在普通話裏原屬聲母‘b’的系列，到了方言中，卻將其聲母改為‘p’，且儘管為數不少，卻似無規律可循……還有將聲母‘d’改為‘t’的……將聲母‘j’改為‘z’的……將聲母‘s’改為‘x’的……總之，看上去這好像是一種集體行動，並非是單個字的無組織、無紀律的串崗。”^①

3、塞擦音與擦音之間混切

知組與照組之間為數不少的混切應該是知莊章合併的表現。在守溫的三十六字母中，照二與照三已經合併為照穿床審禪了。昌初、崇船、生書分別合併形成穿、床、審沒什麼疑問。昌徹、初徹、崇澄混切也沒什麼問題，但除此之外，《釋音》中還有許多與通語不符的混切，略舉如下：

以初切章：箠，楚彙/主蕊；以崇切生：槩，士角/所角；以禪切船：賸，石證/實證、舐，甚爾/神紙；以船切禪：脊，食刃/時刃、褶，實入/是執；以禪切章：招，市招/止遙、診，上忍/章忍；以章切禪：縝，之忍/上刃、桴，朱緣/市緣；以禪切書：挺，市連/式連；以書切禪：口，束玉/市玉；以崇切禪：崇，鉏山/市連；以章切徹：輻，章倫/醜倫；以徹切昌：掣，丑曳/尺制；以書切徹：挺，尸連/丑延；以徹切初：柵，敕革/楚革；以章切澄：診，章刃/直刃；以澄切崇：砦，持艾/豺夫；以禪切知：咤，涉駕/陟駕。

在作者的語音系統中，送氣與不送氣似乎並沒有嚴格的區分，章昌可以混切、莊初可以混切。但從《釋音》中反映出的情況來看，章母與初母、書母、禪母、澄母、徹母可以混切，昌書、崇生、書徹、知禪也都可以混切。似乎塞擦音與擦音也沒什麼區別。禪母的情況尤其複雜。

《釋音》中，禪母共出現了43次，與船母混切5次，與章母混切2次，與書母混切1次；船母出現11次，與禪母混切3次；章母出現83次，與禪母混切5次。

禪母清化為書母並無異議。至於章禪混切，從中古語音到現代語音的演變過程中，禪母職韻字確實演變為zh，但書中所反映的情況不在此範圍中，所以也與通語不合。

^①江聲皖：《徽州方言探秘》，安徽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74、75頁。

船母與禪母的關係向來複雜，六朝時期它們相混，顏之推認為是方言特點。但在五個世紀之后的宋代，《切韻指掌圖》船禪亦混，《集韻》中也有船、禪合并的傾向。這時，船、禪之間的混并現象應該已經不是方言特點了。但當我們把它放在全書反映出的語音繫統中看時，似乎仍該認為體現的是方音。因為作者不僅僅是船禪混切，還拿禪母“市”來切崇母“孱”，這種擦音、塞擦音不分的現象應該是方音。而且船禪、崇禪這些全濁聲母之間的混切，可能也表明了作者的語音繫統中還保留著濁音。

《四聲等子》中，也有類似現象。山攝外四輕重俱等韻中，銑韻禪母位置上出現的字為“□”，昌善切，昌母。阮韻禪母位置上出現的字為“膊”，職緣切，章母。願韻禪母位置上的字為“搏”，持緣切，澄母；臻攝外三輕重俱等韻中，諄韻穿母位置上為“□”，直倫切，澄母。準韻禪母位置上為“拮”，食尹切，船母；止攝內二重少輕多韻中，物韻澄母位置上為“朮”，食聿切，船母。之韻禪母位置上為“熬”，俟甯切，崇母。止韻禪母位置上為“俟”，牀史切，崇母。《四聲等子》中的這些昌禪、章禪、澄禪、穿澄、船禪、船澄、崇禪相混並的現象，恰與《釋音》相吻合。

在今天的徽語和贛語中，船禪崇讀音都是有分別的，書中反映出的現象似乎與吳方言相似。

4、零聲母範圍變大

在《廣韻》聲母中，只有“影”母是零聲母。在現在普通話中，影母、雲母（喻三）、以母（喻四）、微母、疑母大都變成了零聲母。《釋音》中，影母、雲母、以母、微母、疑母彼此之間有混切，應該是它們中至少一部分字變為零聲母了，所以才混用。

以雲切影：优，羽求/於求、洧，羽軌/榮美；以影切雲：員，於問/王問；以影切以：縝，於幘/以淺、宛，於元/餘袁；以雲切以：掾，于眷/俞絹、輦，于如/羊茹；以疑切影：畹，五遠/於阮；以微切雲：械，亡伐/王伐；以匣切影：竭，何葛/烏葛；以疑切曉：閱，倪歷/馨激；以匣切疑：垠，戶恩/語斤；以以切曉：歛，逸及/許及；以雲切曉：輦，于韋/許歸。

從上述例子中反映出的情況來看，現在普通話中的零聲母格局已初具雛形。影以雲三者之間相互混切合并，微母、疑母可能已經開始零聲母化，所以能夠與雲母、影母混切。影、喻、疑也許并非在十四世紀才完全相混，在十一、十二世紀的《釋音》中，它們之間已經多有混切，甚至連微母也可以與之相混。

至于匣母與影母混切，則可能屬於方音現象。在今天的贛東北方言中，匣母字，吳語多讀零聲母，贛語多讀 x、f，徽語多讀 x 聲母。而且在當時作者的語音繫統中，

曉母也有可能讀為零聲母，所以它可以與影母、疑母、喻母混切。

同樣，《四聲等子》中也有同類現象。曾攝內八重多輕少韻重，德韻影母位置上出現的是“獲”，胡郭切，匣母。

5、精莊與知章對立

在宋代，知莊應該已經合流為照組了，但是從《釋音》中反映出的情況來看，莊組與章組還是有差別的，各組混切類型如下：

以莊切精：迓，側革/則落、鄩，側盱/則盱；以精切初：擱，則角/測角；以清切初：衰，倉回/楚危；以從切初：警，粗八/初八；以從切崇：劓，徂銜/鋤銜；以心切生：菟，肅鳩/所鳩、漶，蘇后/疎有；以心切書：僊，相吏/式吏。

《釋音》一書中，齒頭音與正齒音混切共有 10 例，除了 1 例是以心切書之外，其餘 9 例都發生在精組與莊組之間。很明顯，精組與莊組關係更為密切。我們雖然不知道在作者的音系中精組與莊組的具體音值，但從混切的情形來看，精莊與章組應該是對立的，這一特點在今天的贛方言中可以見到。在贛方言中，莊組與精組、知二組的變化總是相同的，知三組與章組的變化總是相同。

三 單個聲母之間的混切

1、日母與娘、影、喻混切

《釋音》中，日母一共出現 61 次，只有三例混切，分別是與娘母、影母、喻母，如下：娘日混切：輻，女之、如之/無；以影切日：然，燕山/如延；以日切以：訥，而銳/餘芮。

這些例子雖然都是孤例，但比較可靠。在現代贛方言中，日母讀 n 或有ㄋ的白讀，在今天的徽語中，日母以 n、ㄋ為主，也有零聲母讀法。既然在今天讀 n，那麼自然可以和娘母混切。又有零聲母的讀法，那麼當然也就可以與影母、喻母混切。

而在《四聲等子》中，日母也有與娘混切的例子。深攝內七全重無輕韻中，寢韻泥娘母位置上為“衽”，如甚切，日母；遇攝內三重少輕多韻中，燭韻泥娘母位置上為“褥”，而蜀切，日母。

2、匣母與奉母混切

曉、匣合口字與非組混切同讀 f，這是贛方言的一大特點。《釋音》中僅有一例匣奉混切：墳，戶吻切。《廣韻》為房吻切。戶為匣母，房為奉母。各版本文字一致，並無刊刻錯誤，則此例雖為孤例，已足以反映出一個重要的語音現象。

3、雲母與心母混切

《釋音》中只有一例雲母與心母混切：愼，員緣切。《廣韻》中此字為須緣切。員、須字形有些相似，因為只有一例，不好判斷是否反映了一種語音現象。但我們從《四聲等子》中找到了類似的心母與喉音字混並的例子。如：山攝外四輕重俱等韻中，月韻心母位置上為“說”，弋雪切，喻母；蟹攝外二輕重俱等韻中，怪韻心母位置上為“滅”，呼會切，曉母；曾攝內八重多輕少韻中，靜韻心母位置上為“穎”，餘頃切，喻母。這些例子證明了《釋音》中的孤例應該并非訛誤。

四 小結

總之，從《釋音》中的反切我們可以看到，宋代德興地區的聲母系統除了體現出輕重唇分化、非敷奉合并、娘泥混切這些與通語演變規律相同的特點之外，還有諸多方言特點，主要是：

全濁聲母清化，但并未遵循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的規律，也并非像現在的贛方言一樣不論平仄全部讀送氣清音，規律不明；塞音和塞擦音的全清聲母與次清聲母混切且為數不少，送氣音與不送氣音不分；知莊章似已合并，但知二莊與知三章有對立傾向。不僅全清與次清混切，塞擦音與擦音似乎也沒有什麼區別；零聲母範圍擴大，影母、喻母、疑母與微母的部分字之間可以混切，普通話中的零聲母格局已初具雛形。由于方音的關係，匣母與溪母似乎也有部分讀為零聲母；齒音中，從邪混并、精清從與心母混切。齒頭音多與莊組互切，鮮與章組混切，可能莊章還是有差別的；喉音與牙音大量混切，屬於方音現象；日母與娘母、影母、喻母混切，體現出零聲母化的趨勢；匣母與奉母混切；雲母與心母混切。

語言本身就是一種不斷變化的繫統，內部分化與外部接觸交互進行。身處贛、浙、皖三省交界，德興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的語音演變受外部接觸的影響會更大。從大的方面來說，贛方言東北部與吳方言的接觸，是以徽語作為過渡的，德興恰恰處於這個過渡區，因此這一地區的方音音系可能更復雜。

從《唐書釋音》聲類中反映出的方言情況來看，今天贛語、徽語、吳語中的許多區別性特征，在宋代已經形成。但書中反映出的聲類系統，今天的漢語方言中沒有與之完全對應的，這些真實而復雜的語音材料對於研究宋代方言具有重要價值。

而關於《四聲等子》，學界的研究本來就不多，且作為一部韻圖，人們多從韻、調的角度來關注，唐先生也只歸納了韻母系統，但我們發現聲類中也反映出了許多語音現象。《唐書釋音》中的反映出的方音現象，除了匣奉混切，其他的在《四聲等子》中都能找到相對應的例子，且如出一轍。據此，我們認為，《等子》的成書年代應該是與《釋音》相差不遠的，約在12世紀，其反映出的“時音”也應該是與《釋音》的語音體系非常接近的某種南方方言。

參考文獻：

- [1] 陳彭年. 宋本廣韻[M]. 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2002.
- [2] 侯精一. 現代漢語方言概論[M]. 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2.
- [3] 胡松柏. 贛東北方言調查研究[M]. 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2009.
- [4] 江聲皖. 徽州方言探秘[M]. 合肥：安徽人民出版社，2006.
- [5] 孫宜志. 江西贛方言語音研究[J]. 北京：語文出版社，2008.
- [6] 唐作藩. 《四聲等子》研究[A]. 語言文字學術論文集——慶祝王力先生學術活動五十周年[C]. 上海：上海知識出版社，1989.
- [7] 嚴修鴻. 客家話匣母讀同群母的歷史層次[J]. 汕頭大學學報，2004，(1).